



山珍魔豹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中

山野魔豹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中

I247.5

1510

2

I247.5

1510

2

十一 十二星相

摘星手的百宝囊中有食物，四个人坐在山顶的树林中进食。这里，已经远距龙门峡三十里以上了。

张家全右膀的伤算不了什么，是被剑锋割裂了寸长的口子，深仅分余，这种伤在他来说，是家常便饭。

“张兄，他们真是燕山三剑客？”尹姑娘问。

“是的，海山已经承认了。”张家全将决斗的经过概略地说了。

“果然，天绝狂叟不保晚节。”飞熊叹息着说。

“张兄，那海山真的刀枪不入？”姑娘心中暗惊。

“半点不假。日后碰上了，真不易对付。”

“这……有点奇怪。”飞熊说。

“有何可怪？”张家全追问。

“不错，长春真人道力通玄，罡气无坚不摧，当年他带了四大弟子，至雪山谒见成吉思汗，随军西征数万里，征服西方千万色目人，沿途经历过无数魔劫。他修真近百年，已臻地行仙境界。但燕山三剑客如此年轻，和你决斗所用的内功绝不是罡气，在你以两仪相成大真力驭刀雷霆一击下，怎么

可能毫发无伤?”

“他许他们另练了神奇的绝学吧!长春门开创迄今将近四百年,在退出关外之后,三百年岁月漫漫,此期间谁敢保证他们不曾参研出惊世的绝学?总之,今后我得找出对付他们的武功来,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“你真得特别小心。”飞熊说:“长春门的传统,是一师必定收徒四人。这是他们祖师爷长春真人留下的规范。长春真人就有四位门人,大弟子李志常更是文武双全,也是正式开创长春门的功臣,不但道术武功皆臻化境,文才方面传世的《西游记》两卷,更是家喻户晓的纪传。十年前我在镇江,花了二十两银子买了一部木刻刊本《神怪闲书西游记》,写唐僧率孙悟空四徒西域取经故事,就是影射李志常这本纪传,以及掺入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而撰成。这位孙悟空神通广大,就影射这位李志常。燕山三剑客必定还有一位同门,武功至少也该与海山这三个人相等,假使他们聚四人之力相图,你……”

“我不会再上当了。”张家全拍拍饱了的肚皮“让他来找我吧!我不信他们能永远三四个人走在一起。本来我认为他们很有种,很英雄,岂知大谬不然。所以,我也没有硬充好汉的必要。我也会用心机,明的暗的各种把戏我会玩。”

“张兄,今后你的打算……”尹姑娘满怀希冀:“和我们联袂遨游天下吧!社稷已倾,山河易主,大局已不可为,放浪江湖,也许能为我们的同胞做一些事,胜似遁隐荒山徒伤悲。”

“很抱歉!”他一口拒绝,整衣而起:“我不欠人什么,人

家也不欠我。这次我无端卷入这场漩涡，完全是意外中介入，因势利导，势不由人。今后，我将尽量摆脱这种倒霉事。诸位如果真想为同胞做一些事，何不去找鬼谷老人与千幻剑夫妇？”

“他们现在……”

“沿丹河下放，很可能脱出网罗，有我在这里牵制住燕山三剑客与大群的汉奸，他们脱险有望。以后，可能往南方走。”

“往南方？南方正烽火连天。”

张家全不能把方小福是六合小王子的事说出，连千幻剑也不知道鬼谷老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事。

“他们必须往烽火连天的地方走，那才是他们必须去的地方。”他不多作解释：“你们不是家在江南吗？为何不助鬼谷老人一臂之力？”

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也不能说一定没有。不过，我警告你们，一旦燕山三剑客不找我而离开了山西南下，那就表示鬼谷老人露了行藏，凡是接近他的人，都必须面对燕山三剑客，以及官府及汉奸的无情袭击，不死不休。”

“哦！有这么严重？”尹姑娘吃惊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诸位，山长水远，后会有期，祝福你们。”他身形乍动，穿林而去。



有些动物当巢穴遭到危险时，会逃得远远地，永远不再

回来了。有些则等到危险一过，便回到原处整理巢穴，不算丢弃。

豹是属于后者的动物，除非巢穴被占据，而他又无力驱赶，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对保卫自己的地盘，它会非常的勇敢，除非真的对方太强了。

张家全回来了，沁州有他的巢。

在泽州的僻静处，他避了一阵子风头。

七月杪，他仆仆风尘昼伏夜行往回走。

由于伊尔根觉罗三十六名游骑兵的遇伏阵亡，潞安戒严了一段期间，官府出重赏追查凶手。

太原方面，也派了不少军方人士前来调查。

尸体上的木箭与刀痕，官府的结论是受到山贼的袭击，潞安附近的绿林好汉们，像避瘟疫似的，远远地避风头去了。

有些知道些许内情的官方人士，居然不曾怀疑到张家全身上，因为消息已经证实，张家全在泽州太行山区出没，他与伊尔根觉罗这群人并没有什么恩怨索缠。

可是，沁州却出了意外。

张家全是很小心机警的，他有野兽的聪明机警与勇猛。

三更天，一个黑影站在兴文街张宅的废墟中，不言不动像个鬼魂。

街上其他的房屋，皆在大兴土木重建。而他这座并不怎么破败，原来有十余间房舍的张宅，却在他离去期间，变成了瓦砾场。

是被火烧掉的，当然不可能是天火。

他从不信有天火，有火德星君一类神话。

他在问自己：为什么？是谁做的好事？

即使官府知道他是杀人凶手，也不会放火烧屋。

潞州府没有他犯案的档案，沁州也没有，也不可能有他犯罪的档案。

理由很简单：他已经知道海山兄妹不敢将事故张扬出去，与当地官府根本不提张家全的事。

走脱一个朱家小王子的事，决不是海山兄妹承担得起的重大事故。

海山兄妹只敢出动自己的人，和利用一些不知情的汉奸，和贪鄙的盗贼与无耻的江湖大豪，不顾一切紧紧追踪鬼谷老人与小王子，不敢调动真正的官兵协助，目的就是怕走漏消息，宁可秘密地把这件事了断。

他必须弄清楚，是谁毁了他的家。

久久，他站在瓦砾场中丝纹不动。

他不能在白天公然出面打听，也许海山兄妹在守备衙门留了什么指示，暗中有人在沁州查缉他。

正打算离开，以后设法打听消息。

街口方向，一个人影缓缓地踏入瓦砾场，不久便看到了他，不慌不忙地向他接近。

他警觉地用目光和听觉，留意四周的动静。

没有其他的人，这人是独自来的，胆气真不弱，半夜三更敢独自来到鬼气冲天的阴森瓦砾场。

来人渐近。

他目力超人，远隔二十步外，借朦胧的星光，他已看清对方的轮廓。

好眼熟，是熟人。

猛兽遇上陌生同类的警觉消失了，他的手离开了刀把，但另一种警觉，却取而代之。

“算算你也该回来了。”那人在七八步外停步：“很困惑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出奇地平静：“其一，你怎么知道来这里？”

“因为我们有不少人，散布在各种行业，有各种身分，在各地秘密活动，消息是相当灵通的。”

“其二，你像是知道放火的因果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有人密告你在北面山区，有意图抢劫车队的嫌疑。胡知州派人找你找不到，一把火烧了你的家，免得你再回来惹事生非。”

胡知州胡世棠，是满人派来的知州大人。以汉制汉，满人这一手非常的高明，地方政事由汉奸奴才们治理，满人只在背后拉线。

而军权却在满人手中，各地的城防守备守尉，由八旗兵驻扎在该城，名义上不管民政，事实却是政令皆出自守备的手中。

后来天下承平，名义上逐渐分治，但真正的统治大权，仍然握在当地最高军事首脑手中，各地的满城也就是小皇朝。

“抢劫车队的事并没发生，他怎敢胡来？”

“他就敢。”那人说：“他是个忠于大清的好官，希望地方上太太平平，不许有任何不法刁民为非作歹扰乱治安，防患

于未然，所以要挖你的根，不欢迎你这种人在沁州兴风作浪。”

“告密人是谁？”

“还没查出来，是从潞安府城来的。”

“罢了！”他苦笑：“这件事，早晚会发生的。哦！在潞州，你们就知道我的底细了？”

“不，是你追踪南下之后，我们的人才发觉的。如果知道，小兄弟，我们早就和你搭上线了。我是奉命溜到沁州等候你的，猜想你可能会回来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总算等到你了。”

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此非善地，我们找地方好好谈谈。”

“好的，张三哥。”

这人是化子张三，他的救命恩人。



在书院后街的一栋幽暗住宅内，张三替张家全引见了四个人。

四个中年人的姓名很好记：赵宇、钱宙、孙洪、李荒。

光读姓，是赵钱孙李；读名，是宇宙洪荒。前者，是村学小孩们读的百家姓首句；后者，是千字文的第二句。

张家全总算有点了解江湖门槛，一听便知是化名。与教他的两个人一样，张三李四都不是真姓名。

六个人沏了一壶茶，室中一灯如豆，本身就带有阴黑冷森的气氛。

“小兄弟，首先，我要请问你一件事。”那位叫赵宇的人诚

恳地说：“你听说过十二星相的事吗？”

“没听说过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十二星相，也就是十二生肖。”

“这我懂。”

“三年前，十二星相在京师与山西成立，顾名思义，可知是由十二个人组成的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这十二个人，在京师山西两地活动，专门向满人与汉奸下手，惩罚与报复齐施。次要的工作，是帮助一些被迫害的人。三年来，成就斐然，在江湖上闯出道来了。而且颇有名气。当然，官府中也留有档案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十二星相在暗中，做着反清复明的事。”他直肠直肚的说。

“不错。”钱宙笑笑接口：“最近一年来，我们也损失了一些人。三月前我们在真定府，损失了黑风虎。人损失了，必须物色人才补充，补充的人选，必须是武功出众，满腔忠义的血性人物。我们在潞州，得到有关你的一些消息，认为你正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。”

“哦！原来你们是……”

“十二星相。”赵宇说：“我，就是白日鼠。姓名对我们来说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“我是双头蛇。”张三拍拍胸膛：“对外，我是张三；对内，人叫老六；留图记信号，画蛇；留字为信号，写天文星。”

“我们希望你参加，共襄盛举。”白日鼠诚恳地说：“你在潞州所干下那些轰轰烈烈的事，目下正向江湖轰传。你的武

功和胆识，足以让我们的声势增强一百倍。本来，我们希望你能接任老三黑风虎，但经过磋商协议，众家兄弟希望你做老大，顶我的白日鼠老大天贵星。我们衷诚服从你的领导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”

张家全愣住了，有点失措，也有点茫然。

尹香君姑娘，要他参与行侠的行列，但他受鬼谷老人的影响，断然拒绝了。其实，他对尹姑娘极有好感，只为了一个“侠”字，他只好打退堂鼓。

现在，这些人要求他参加反清复明的行列。

如果他真有意反清复明，他该跟鬼谷老人走，把小王子送往南方，参加福王或桂王的抗清队伍。

“我……”他不知该怎么措词才好。

人，总有弱点。张家全的弱点，是他太过重视恩怨分明。

张三李四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生死关头的重要时刻救了他。而且，事后不曾向他提出任何要求。

鬼谷老人也曾在他生死关头救了他，但事后的要求抵销了救人的高贵情操，所以他并不甘心情愿，恩也有成为怨的可能。这就是恩怨分明！

现在，他无法断然表示意见。

五个人，都是胸有城府的人，看出他的迟疑，掌握住他的情操。

“老弟。”钱宙义形于色：“山河破碎，我族蒙羞，非战之罪，耻在吴三桂一流汉奸令河山蒙尘。咱们百姓小民力不可回天，但岂能俯首称奴？至少，我们有权发泄表示我们的反抗与愤怒，除非我们已经是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。你说，胡

知州凭什么就这样放火烧了你的家？你并未参予北面山区的劫车案；唯一的理由，因他是满人鞑子的奴才，他才能肆无忌惮地州官放火。”

“我们要公道，公道！”双头蛇的叫喊声，真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煽动魔力：“向汉奸讨公道，向鞑子表示我们的反抗力量，向……”

“请让我静一静。”张家全显得有点激动失常。

“小兄弟！静一静解决不了问题。”白日鼠沉声说，打铁趁热：“静一静改变不了我们的奴才命运，你愿意做奴才呢，抑或要起而反抗？”

“我不能做白日鼠，也不能立即决定接任黑风虎。”他一咬牙：“给我一点时间……”

“时不我留，小兄弟。”白日鼠的豪气，像焚天的烈火：“有血性的男儿，会找出一千个理由，来证明自己的行为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行径。一个懦夫，会找出一万个理由，来为自己的怯懦行为掩护。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，去做。不要坐而言，要起而行，小兄弟。”

“英雄与懦夫，主子或奴才，你选吧！任你选，我们立等你的答复，谁也不勉强谁，这毕竟是十分危险，要上法场挨刀的事。”双头蛇大声说。

“是家破人亡的事。”白日鼠加重语气：“是人头落地的事，早晚要人头挂在城门口示众的事。明夷者死；偶语弃市；你可以做强盗，但绝不可以说自己不是奴才。做强盗罪名很简单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；拒绝做奴才，可是灭门毁家的严重罪名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全得上法场。所以，小兄弟，你的不能

决定，没有人怪你的。”

四面楚歌，义正辞严。这些人的手段，比鬼谷老人的哀求，尹姑娘的请求手段强烈多了，份量也够重。

有些人，恳求和请求不会发生作用，反而对激将法有亲和力和。

“我只能暂时接充黑风虎。”他意动，还有些迟疑：“我对虎的装腔作势毫无兴趣，我宁可做豹。可惜十二星相中没有豹。志不可夺，你们如果不同意，请另找高明，当然我会从旁接受诸位的差遣。”

双头蛇仍想劝说，却被白日鼠悄悄伸手拉了一把及时阻止了。

“虎豹同科，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”白日鼠欣然叫：“欢迎老三加入，雄奋虎威。现在，你是天权星了。”

白日鼠立即替另三位同伴，正式介绍星名。

他自己是天贵星，白日鼠，地支之首，老大。

钱宙：天厄星，莽金牛，老二。孙洪：天破星，房日兔，老四。

李荒：天福星，千里马，老七。张三：天文星，双头蛇，老六。

今后，姓名已不用提，以免被追根寻底，见面皆以星名或星座（绰号，地支所属）相称。另有六个人，他们目下散布在府城附近活动，他们是：

老五，天奸星，九变龙。

老八，天驿星，追风羚。

老九，天孤星，多臂猴。

老十，天刃星，起舞凤。

十一，天艺星，哮天犬。

十二，天寿星，天蓬帅。

他们不打出什么轰轰烈烈的旗号，不大声嚷嚷要做某些了不起的大事。

十二星相就是十二星相，离乱世代中的一群亡命之徒，如此而已。

姓名对他们来说，的确已无意义，那是以后许久的许久的事情。

也许，有那么一天，他们会成为朱洪武第二。

也许，有那么一天，他们会成为吴三桂第二。

成王败寇，大丈夫该当如是。

不流芳千古，也该遗臭万年。



张家全对自己的武功修为颇有信心，现在，他发现白日鼠这些人，外表不怎么样，武功的底子却出乎意料的深厚。

白天，不论是白日鼠或双头蛇，表现在外的气质，完完全全是一个不起眼的，平平凡凡的人，或者不引人注意的混混。

但一到夜间，或者身旁没有外人时，所流露的那股阴鸷凶狠的气息，以及机警灵活的反应，像是完全变了另一个人，一个充满危险阴森气息的人。

也许，这是黑道人共有的气质吧！

天一亮，老五天奸星九变龙，从府城风尘仆仆赶到，欣然向老三黑风虎表达敬意，热诚地将府城所发生的变故，有条理地说出。

五行堡的人，从泽州北返，在府城逗留了三天，曾经乘夜鬼似的在府衙出入，然秘密离开府城，去向不明，很可能返回摩天岭去了。

张家全不便将泽州的事说出，更不便将鬼谷老人与小王子的事透露。五行堡的人是汉奸，已经不需要他提证明，白日鼠早就知道五行堡是些什么货色。

次日，他偕同双头蛇在城内城外活动，打听消息，了解情势。

双头蛇不再是化子打扮，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棍。

张家全的外貌，也有了显著的改变，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打手。九变龙精于化装易容术，张家全在这方面可说获益非浅。

走在大街上，甚至走在兴文街上，连他的老邻居，都认不出他来了。

气质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事，如果没有人指导，是不容易改变的，自己体会之后改变，是相当困难的事，所以名师指点，比自己去体会省事多多，进境也快。

鬼混了一天，他打听到太原来的军方调查人员，仍有一些人留在本城，侦查各山区中盗匪头目的根底，经常与官府的人交换消息。

燕山三剑客的活动范围在山西，飞龙秘队山西的一队中樞在太原，可知燕山三剑客必定会从这条路返回。

可是，没有人知道谁是燕山三剑客，怎知道他们的去来？也因此而无法估计，他们是否南下追捕鬼谷老人去了。

他在用心机，一定得设法把燕山三剑客诱回山西来，免得鬼谷老人与小王子遭到毒手。

十二星相的行动计划，与他心中的打算不谋而合。不知是对方获知他的心意呢，抑或是巧合？这他就无从得悉了，反正情势已经演变到这种地步，势在必行，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多作思考判断了。

三更初，州衙除了签押房还在忙碌之外，其他地方的人皆各返居所，准备安歇了。

仲秋时节，天黑后不久，北面从漠北吹来的冷气流，驱走了炎热，晚间要加衣了，人们可以早早安歇，不必再受热浪的煎熬。

有些山区中，已经可以看到浓霜，冬天的脚步不远了，正是夜行人活动最方便的季节。

三个黑影进入州衙，无声无息有如蝙蝠宵飞。

胡知州不曾携眷上任，所以不住官邸而住在州衙的公馆内。据说，他是某一个县的前明知县，投降之后获得晋升，当然是因功而晋升的，升了一级，派放到沁州做了知州大人，从七品升至六品，前途无量，就任不久，所以家眷不曾带来。

最近的一连串事故，把这位胡大人搞得晕头转向，军方的压迫让他喘不过气来，主子所交办的事无法完满交代，他的肝火旺是必然的。

、连夜还在办公，他确实是个忠于职守的好官。

公馆的公厅灯火通明。

州判官姓江，两位巡检：梁巡检和庞巡检。三个人一脸委屈相，让知州大人一个人独自冒火。

“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知州大人拍案火爆地叫：“怎么尽扯上太原来的人？他们在潞州府要调查的血案，已经忙不过来，正需要这里的线索，怎么可能做这种未扶干就铲根的笨事？”

“大人，卑职所获的线索，皆指向太原府来的人。”江判官哭丧着脸说：“他们操之过急，用这种笨手段，意图逼张家的人出面，事急出下策，事属平常。除此之外，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笨事来。”

“难道不可能是他的盗伙，阻止他出来投案的绝户计吗？”知州大人相当冷静了，不再冒火。

“这个……证据显示，他并没有同谋盗伙……”

“胡说！连太原来的人，都知道他有同谋，有盗伙，你们却蒙在鼓里。还有，告密的人与纵火的人一定有关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去！设法把与张家所有沾亲带故的人，给我全捉来好好盘问，到底……”

正在大声提示的知州大人，突然张口结舌愣住了。

梁巡检扭头循知州的目光看去，也吃惊地虎跳而起，手已快速地落在腰刀上。

“什么人？”梁巡检沉喝。

是三个仅露出双目，穿了灰黑色夜行衣的人，鬼魅似的出现在厅中，不知是何时来到的。

庞巡检是沁州的老公人，办案的经验丰富，手面也广，消